

王阮亭五七言詩選序

陳其年湖海樓詩序

十峰詩刻序

趙文饒詩集序

徐芝仙出塞詩集序

周宏濟泉懷詩鈔序

廣陵唱和詩序

奇零草序

萬青閣全集序

懷葛堂文集序

黃心甫自譜序

送陳紫馭遊永康序

寄壽鎮海薛五玉先生八十序

劉孝子尋親記

拙間堂藏硯記

敦好齋記

停舟書屋記

小有堂記

寄鄧參政書

復洪虞鄰書

投所知詩啟

士先器識而後文藝論

東漢文論

新城王方伯傳

謝工部傳

先太常公傳略

工部尚書睢陽湯公神道碑代

兵部督捕理事官前浙江道御史徐公神道碑代

江南糧儲參議道前戶部

一石侍郎櫟園周公墓誌銘

山陰仲淵何公合葬墓誌銘

明經吳君約庵合葬墓誌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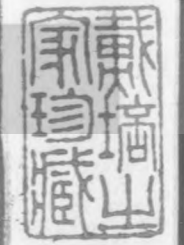
戶科掌印給事中黃湄王公墓表

祭慎詒馮公文

書松村夜傳後

書左雄察舉議後

友說贈計子甫草



王阮亭五七言詩選序

文章之流敝以漸而致。六經深厚，至於左氏內外傳而流為衰世之文。戰國繼以短長之策，孟荀莊韓之書，奇橫恣肆，雜出而左氏之委靡繁絮之習，岷焉無餘矣。此一變也。自是先秦兩漢文益奇偉，至兩漢之衰，體勢日趨於弱，下逮魏晉六朝，而文章之敝極焉。唐興，諸賢病之而未能革也。迨貞元大儒出，始倡為古文，易排而散，去靡而樸，力芟六代浮華之習，此又一變也。惟詩亦然。自春秋以迄戰國，國風之不作者百餘年，屈宋之徒繼以騷賦，荀况和之，風雅稍興，此亦詩之一變也。漢初蘓李贈答，古詩十九首，以五言接三百篇之遺，建安七子更倡迭和，號為極盛。餘波及於晉宋，顏廢於齊梁，陳隋淫艷，佻巧之辭劇而詩之敝

王阮亭五七言詩選序

趙文鏡詩集序

廣陵唱和詩序

懷葛堂文集序

寄壽鎮海薛五玉先生八十序

敦好齋記

寄鄧參政書

士先器識而後文藝論

謝工部傳

兵部督捕理事官前浙江道御史徐公神道碑代

一石侍郎櫟園周公墓誌銘

明經吳君約庵合葬墓誌銘

祭慎詒馮公文

友說贈計子甫草

陳其年湖海樓詩序

徐芝仙出塞詩集序

奇零草序

黃心甫自譜序

劉孝子尋親記

停舟書屋記

復洪虞鄰書

東漢文論

先太常公傳略

山陰仲澗何公合葬墓誌銘

戶科掌印給事中黃湄王公墓表

書松村夜傳後

書左雄察舉議後

十峰詩刻序

周宏濟泉懷詩鈔序

萬青閣全集序

送陳紫馭遊永康序

拙間堂藏硯記

小有堂記

投所知詩啟

新城王方伯傳

工部尚書睢陽湯公神道碑代

江南糧儲參議道前戶部

議諸生守家法
文更試美奏

王阮亭五七言詩選序

以下刻本所缺

趙文鏡詩集序

懷葛堂文集序

敦好齋記

士先器識而後文藝論

兵部督捕理事官前浙江道御史徐公神道碑代

明經吳君約庵合葬墓誌銘

友說贈計子甫草

工部尚書睢陽湯公神道碑代

江南糧儲參議道前戶部

復洪虞鄰書

東漢文論

先太常公傳略

山陰仲澗何公合葬墓誌銘

戶科掌印給事中黃湄王公墓表

外傳而流
書奇橫恣
此一變也
趨於弱下
而未能革
而樸力芟
以迄戰國
况和之風
十九首以

五言接三百篇之遺建安七子更作此身身極感餘波

及於晉宋顏廢於齊梁陳隋淫艷佻巧之辭劇而詩之敝

極焉。唐承其後，神龍開寶之間，作者全起，大雅復陳。此又詩之一變也。夫敝極而變，變而復於古，誠不難矣。然變必復古，而所變之古，非即古也。戰國之文，不可以為六經，貞元之文，不可以為史漢，明矣。今或者欲徇唐人之詩，以為即晉宋也，漢魏也，豈學古者之通論哉？余嘗譬之富人之室，其子孫不能整理，日即於壞廢。後有富人者居之，閉閤崇如墉垣，翼如非不霍然改觀也。然尋其塗徑，則非問其主人而支派已不可復矣。夫六朝之頽靡固亦漢魏之支流也。唐人之變而新之，其霍然改觀固亦然矣。無亦富人之代居而不可以復識者乎？故文敝則必變，變而後復於古，而古法之微猶有默運於所變之中者。君子既防其漸，又憂其變也。新城阮亭王先生五言詩之選，蓋其有見於此。

深矣。於漢取全，於魏晉以下，遞嚴而遞有所錄，而猶不廢。夫齊梁陳隋之作者，於唐僅得五人，曰陳子昂、張九齡、李白、韋應物、柳宗元。蓋以齊梁陳隋之詩，雖遠於古，尚不失為古詩之餘派。唐賢風氣自為畛域，成其為唐人之詩而已。而五人者，其力足以存古詩於唐詩之中，則以其類合之，明其變而不失於古云爾。先生之選七言體，七言雖濫觴於相梁，然其去三百篇已遠，可以極作者之才思，義不主於一格，故所抄及於宋元諸家。至明人則別有論次焉。學者合二集觀之，以辨古詩之源流，而斟酌於風會之間，庶乎其不為異論所淆惑矣。集中分別部次，具有精意，已見先生自為凡例中，不備述。

陳其年湖海樓詩序

詩雖所以吟咏性情然亦可以考其人之里居氏族與其生平遭際之盛衰君臣交遊之離合而人之一身有先榮後辱有始困終遇若此其不同也則其性情之所見亦各異焉余歷觀前世詩人自建安王劉輩遭漢季失馭羈旅歷落有憂生之感下逮六朝分裂之餘衣冠失職往往播遷為羈囚唐自乾元光化以後則一時文士抱其卷牘以外依方鎮於幕下者所至皆是其間強弱吞並出彼入此曾不容瞬士生其間譬隆秋風之箨於狂波萬折之中轉展洄泐及於淪胥而不可止此其可悲者也自余之讀陳子其年之詩識其所遇以想見其為人而及今之邂逅於廣陵也已十五六年矣其年生長江南無事之日方其少

時家世鼎盛，鮮裘怒馬，出與五陵豪貴相馳逐，狂呼將軍之筵上，醉卧胡姬之酒肆，其意氣之盛，可謂無前。故其詩亦雄麗宕逸，可喜，稱其神明。及後遇四方多故，夾江南北，殘烽敗羽，驚心動魄之變，日接於耳目。迴視向時笙歌促席之地，或不免踐為荆棘，以棲冷風。故其詩亦一變而激昂歎歎，有所愴然以思，愀然以悲。時入於少陵沉鬱之調，而不自知，亦其遭時之變使然也。其年起謂余曰：余所哀次，自十七八歲始，更今幾三十餘年，始得詩凡若干首，然則其年之性情見乎此矣。既而反思前代之人，其遭時不幸，至於顛隳失所，及天下始平，干戈不用，而文士出而斯人者，已窮困以老，或死不及見矣。豈非其命歟？若陳子則年始強仕，足以身遇太平，遂其懷抱，夫志和者，其音樂也。將終身焉。

於是又將變其激昂歎歎者，比於朱絃疏越，以奏清廟，而儻鬼神而出於前代詩人之所不及見，則陳子之於詩，殆將終身焉。

不經意以出者及讀其自序所為十峰集格凡數變要之以真摯為宗則其屢變而益上以求當於風雅之旨者不可不謂工且久矣余故特表出之以愧世之言詩者且以志君之於余其不相識而相知之深有如此也他日過惠山之麓飲清冷之泉讀其詩而一樂焉亦可見人生於山水朋友之趣均有得於自然者初不必身至其地親與之周旋而後快也

趙文饒詩集序

嘉定趙進士文饒先生需次家居赴師友之難被吏牽染幾殆事既白上名吏部部持之甚堅未得用其同年友唐東江儀部招與同舍去余寓咫尺於是余三人者嘗相過從論詩無所不盡要自不與外人同集前後詩凡數種屬余論定趙子之詩廣博奧衍氣渾以醇溢為奇怪如頡文籀篆三代之敷彝恣突如崩堤勁健如屈鐵一言以蔽之曰古而已或謂趙子近體大半妍美不可以古概之余曰夫深山之大木百圍輪囷駉轉狀若神鬼春至發生滋榮繁花彩蔭掩映風日凡草木之麗者不能過也如此可謂之非古乎疑者乃服然趙子詩愈古身愈困彼爭新競艷於字句之間者灑然自得過而不問者相輩也洵古文直

無用於今世。獨吾與江東讀之歎息而已。趙子幸自愛。古
道其終不可泯也。世復有吾與東江者。而力能振子之詩。
則此集將不為風氣先哉。

徐芝仙出塞詩序

徐子芝仙善為詩。前年王師北征。芝仙亦以書生衣短
後。躍馬出關。經榆林。土木。登祁連。涉瀚海。南望北斗。跡明
文皇之用兵處。所歷砂磧險巖。剽將健兒。喘汗不得前。芝
仙方緩轡縱觀。哦咏自若。嘗夜經古戰場。見燐火蔽空。如
流星萬點。乍明倏沒。中有巨火。獨明甚。衆燐隨其迴轉。若
將領指揮之狀。俄聞鬼哭啾啾。漸來逼人。特為詩弔之。其
詩一往雄健。如快馬斫陳。勢不留行。要必盡寫其意中之
所得而止。至遇奇花怪石。土風詭異。瑣屑擗拾。偏饒有風
致。古稱鮑明遠。岑嘉州。工為邊塞之辭。如芝仙之以歌詠
代紀述。前人所未有也。余備員史館。見今一統志外裔考。
數年排纂未就。幸採掇其中數條上之。亦足資博覽之一

周宏濟舉懷詩鈔序

同邑友人周君宏濟中進士三年攜其詩卷來京師謁選與余談終日言詩益妙而頗見其有厭薄為吏之意余退謂人曰周君之於吏治也蓋有餘客曰何故曰夫吏道至今日稍雜而多端矣而縣令尤甚彼欲為之者如此其急非果能為天子牧養小民也有入貲縣官朘民之膏厚自取償者有多端設施好武健勝任者有好意嘔煦善事上官邀聲譽者要之始終經營一官而止耳此外畧無餘意如此生民安得不日困乎今君之視其官也蕭然若無與而應之泛然如不得已其不剝民以自養生事以立名剋下以奉上可知去此三者而民之受利已十得八九矣或疑其以好閒廢事余驟讀君之詩沖淡閒遠誠有落落

如世外之人不可近者。顧其中寄託深遠，常嘆司牧失職，閭閻虛耗，飢寒勞苦之不恤，而主德之不下究，閭閻然有不任其憂者。故知君非無意當世人也。子美之詩史樂天之諷諭，其中寓意無所不有，惟是道也。以及於天下斯民，其有濟乎，而何區區一邑之足為嗟呼。奔利若鶩，滔滔皆是。君之道誠難矣。獨經哀歌激太古之音，以邀里耳之聽，其能不嗑然以笑者，誰與吏治之不古。詩格之曰下有嘿同氣機者焉。余撫此卷，益不勝感慨係之也。

廣陵唱和詩序

廣陵為古淮南雄鎮，方其盛也，上林瓊臺，楊柳之堤，龍鳳之舸，延袤於重江復闢之間，而相為縈帶。諸公或建旄節，叅盛佐，從四方奇士，相與選勝賦詩，賡颺太平，而異時如韓魏公之與荆岐數公者，賞花置酒，一時主客之集，後先繼秉大政，傳為盛事。當天下無事時，仕宦者得以其間，從容於游宴之樂，而述為詩歌，民生其間，何大幸也。然而烟塵稍警，則淮南之受兵必先。鮑明遠所謂通池夷峻，隅頽者，嘗間世而一見也。而風啤雨嘯之場，詩人之響，或幾乎息矣。然則詩人之聚散，非廣陵之所以盛衰，而天下之治亂所從出歟。前世無論自明甲申乙酉之際，載經殘馘，余時過其故墟，蓬蒿蔚然，淒涼滿目。如此者，幾二十年已太

倉端士王君之同年友新城王君貽上來佐斯郡始稍稍披荆棘事吟咏用相號召君於其秩滿而去也以舳舻渡江而相與登昭明之樓尋謝公之宅拂摩斷碣按行舊壘一字之賞一石之奇必咿唔竟日而去故君之詩為絕句者至五十首殆浸淫乎供奉龍標而掇其勝者也集成以示余余讀之喜曰此其太平之徵乎蓋自是廣陵之風雅復振矣去年余客江北未嘗一詣新城陽羨陳子其年為余言王君見子文輒嘆息以為作者今遇太倉亦云余謝不敢然兩君知余余敢自謂不能知兩君乎故於是集也粗述其所聞若新城之詩雖未暇合梓然其風流亦大畧可觀矣

奇零草序

余得此於定海命謝子大周抄別本以歸凡五七言近體若干首今久失之矣聊憶其大概為之序以藏之嗚呼天地晦冥風靈晝塞山河失序而沉星殞氣於窮荒絕島之間猶能自出其光焰以為有目者之悲喜而幸覩雖掩抑於一時要以俟之百世欲使之終晦焉不可得也客為余言公在行間無日不讀書所遺集近十餘種為邏卒取去或有流落人間者此集是其甲辰以後將解散部伍歸隱於落迦山所作也公自督詩未嘗受強藩節制及九江道還漸有掣肘始怏怏不樂而其歸隱於海南也自製一椀實糧其中誓糧盡而死邏卒至門忽有二猿跳躑哀鳴牽裾尼之公乃毅然出就執既被羈會城遠近人士下及市

并屠販賣餅之兒無不持紙素至羈所爭求翰墨守卒利其金錢喜為請乞公隨手揮洒應之皆正氣歌也讀之鮮不泣下者獨士大夫家或頗畏藏其書以為不祥不知君臣父子之性根於人心而徵行事業發於文章雖歷變患逾不可磨滅歷觀前代沈約撰宋書疑立袁粲傳齊武帝曰粲自是宋忠臣何為不可歐陽修不為周韓通立傳君子譏之元聽湖南為宋忠臣李芾建祠明長陵不罪藏方孝孺書者此帝王盛德事為人臣子處無諱之朝宜思引君當道臣各為其主凡一切勝國語言不足避忌余欲稍撮拾公遺事成傳畧一卷以備淳史之求猶懼蒐訪未編將日就放失也悲夫

序中以傳神川

萬青閣全集序

君子之立言也。內必有其實之可循。外必有其事之可據。內無其實也。外無其事也。然而其言傳焉。則君子勿貴也。況乎其言之斷斷勿傳也。亦終歸於無有而已矣。所謂實之有可循者。其理足乎己。故其詞溢乎外。若宋儒先之說。關閩濂洛之書。尚矣。所謂事之有可據者。其見利害明。故其決成敗審。若趙營平之議兵事。賈長沙陸敬輿之言治道是已。是人者。非今所尤急急求之者。與。今觀新安趙給事恒夫所著書。其幾是與。給事初仕為交城令。今歲夏從弟友棠為晉遊。自交城來。為余述其邑中父老言。邑境聯塞。距河。綿亘一千里。自明季寇盜盤聚。積為三晉害。累任茲土者。噤不敢問。幸俸滿無事去。自前令趙公至。即計除

賊既鈎得其姓名與其囊橐部署已定一日大會飲賓客
密諭司更者促其籌夜中報五鼓客未散裝出門陽為閱
軍於邑西之靜安堡者雖所偕將卒逮丞尉俱不知行四
十里黎明休軍始下令分騎步入山搜勦賊偵者見官軍
不西由路迺從北入大驚相告各奔潰墮崖墜死無留二
旬盡誅其頭目二十餘人餘或死或降無脫者而民間寂
若無聞百年大盜根株盡拔邑遂安枕至今復欲為民間
高離山鑿岩石一千餘丈通水道出之龍門渠溉田十萬
四千餘頃功未及成而去而生祠徧邑中猶尸祝之不絕
也余聞之而嘆曰明之末季盜起秦晉交靜諸山逼處太
原左掖尤為淵藪當時經畧督撫大臣輩出撫勦失成算
寇起一方蔓延楚豫卒之糜爛徧天下使得給事者一二

人付之兵權相犄角其間則皇甫真朱雋恢蕩之功不難
再奏惜乎給事所試止一邑其生時之幸而不可謂非其
才之不韋也其所上當事書及檄移案牘言用兵方畧賊
平善後事宜條析動中竅要發越震悼文采橫溢彼豈暇
沾沾為文士之習哉不期文而文自生者所謂利害而成
敗審也君既以功擢即署改授諫垣會有謠詠翻然遠引
既上知其枉詔起來京猶偃息寓園往來信宿僧寺間
與客把酒賦詩鬪奇角險一韻或疊至數百首不止或者
謂給事於世非果超然聊藉是以耗磨其壯心然耶否耶
然觀其窮渺曠刻而一本於騷人之旨其中之所存必有
深思而默會於文字之外者則請以俟後之君子

懷葛堂文集序

友人寧都魏徵君冰叔。雖隱居不仕。益讀書。好觀古治亂之跡。以逆揣其成敗得失之所以然。所著書以畧見其意者。有左氏經世一編。康熙戊午年。或應詔以博學宏儒薦。竟不可起。有弟子梁君名份。字質人。徵君謂可以傳吾學者。自徵君沒後數年。而君來京師。出所為懷葛堂集示余。其為書鈎貫經史。包括古今。以立言。究其旨歸。嘗慨然有濟物之意。何其一似吾徵君也。使梁君而得志。則徵君之學行矣。然君緣師志。退守窮約。年過四十。不求仕。故其身愈困。著述愈富。今徵君既沒。久而其學愈重於天下者。亦君之力也。君嘗參幕西陲。著西遊圖說。未及成書。適撫寧按察張公。前駐節西安。以千金資君。縱遊塞上。君以孱書

生隨數騎結束出關，徧歷河湟四郡，以極之朔漠重地，覽其山川城郭之險隘，退而歷訊之老將，得戍卒，得其可以資守禦習戰攻者，凡用兵之地，所至各繪之圖，圖有說，西塞三邊部落二千里之形勢，瞭然在目，是書予尚未得見，以君平時著書，所嘗聞於師者，觀之，則信乎其為有用之學矣。夫智謀之士，俛仰規畫，乘時抵隙，以赴功名之會，亦時有所論，述及試之有效不效者，其為己之私勝也。苟利於己，將不難，緣飾利害，冀以速售其說，已爾。君於世無所求於己，無不足，而又其識足以權變，其筆力之馳騁，足以達己見，而言人之所不能言，則其書之成，以為世利益無疑也。予滋喜徵君之學之得所傳，因牽連及之。

黃心甫自譜序

黃子心甫，年六十有一而病，自為譜以授其友人嚴子蓀。友曰：吾生平好學，所手抄書數十種，試於有司者，凡六而卒不得志。至此，今病且革矣，卒不幸以死，後世誰為哀我者？子其為我請之。姜子俾叙其端，幸及吾之見之也。予聞其言，憐之，讀其譜，大抵多述生平交遊往還，飲酒賦詩，登臨嬉遊之樂，而遇所失意處，猶有憤惋不平之氣。予聞心甫雖老，病尚健飯，可不至死，然使心甫不幸而竟死，是塊然之軀，悠悠百年已同旦暮，即棄捐之土中，幸不為狸狌蟻蚋噉盡，然再過數十年，將並其齒鬚泥馬，悉歸於無有，與瓦礫同化矣。尚奚有於生前之聚散離合、愛憎喜怒，即今視其譜中之所載得勢氣、綏者、幾人文彩、炳蔚者、幾人

與心甫同而親異而警者又幾人其存者尚有幾乎亦不待達者觀之而有以知其無異於浮漚之一瞬白駒之一隙也心甫著此而不悟則其神明鬱結於內形氣膠於外內與外交鬪而石已欲無病得乎且吾聞之二氏之言皆歸於養生葆性而吾儒之學亦有不與生死為聚散者孟子所謂平旦之氣邵子所謂天心未起者是也心甫何無一言及此心甫姑置是譜也而求之吾心湛然寂然之間吾知其胸中將浩浩落落無一物之芥蒂而獨與其天者遊前此之紛紜酬酢皆於心甫無與也嚴子其嘗試語之而心甫試諦聽之吾知其病之釋然體有不待其辭之畢矣

送陳紫馭遊永康序

陳子以九月戒途遊永康予送而謂之曰子之是行以為知己報乎抑將因以有求於彼乎顧視子貌若有所不屑而強就之者然豈其亦有所慨於中乎予前年遇知於有司與子同已然而失意又同計子交遊中知子宜無予若者以予之卑賤久羈於此所嘗人情險巖百端每悒悒不樂日思買田種菽杜門讀書鼓琴以自娛猶不能舍此而遽去而知子之必有慨於中者以予信之也子姑慎其所往哉婺州山水豐厚人物敦樸當宋南渡後衣冠避地多出其境宋元之際朱呂學延蔓於八邑至今猶有傳者子負材藝修仁義立然諾持是以往安在其無遇也永康之學初於陳同甫同甫要為粗豪然朱子深愛其材與之往復

辨難數萬言卒欲歸之醇正其緒言餘蹟亦垂至今子遊其鄉盍亦虛往而實歸矣子之師為賢令於彼潔然仁以清無亦以吾言叩之人不學道老至奄忽遇不遇何足論哉

寄壽鎮海薛五玉先生八十序

乙亥秋客自鎮海來京師傳先生以今年壽開八秩邑子與游者皆觴奉稱祝其家先生精力強固日揖客獻酬語笑至暮無倦容余聞之喜不勝憶乙未年館於其邑謝氏值先生四十一生日余為文壽之時年少盛氣其言太抵謂丈夫束髮受書宜早拾階位發舒於事業使生民小大被其澤感先生饜飫道術未及施乃無事至四十為可惜向所見如此自此別後日奔走江南間仰事俯育之不支數踏省門不利顛躓日甚始信窮通有命科名得失自在有司於其人學問文章略不相關涉如此碌碌十數年如余者所謂求有事而不得者也及被薦入史館私幸既不得與國家立功業自表見庶幾托之著述猶愈於世之無聞

者編成史志數種列傳二百餘篇又同修一統志校讐日
久心枯髮禿月提囊僅支米一石俸錢六七緡不抵芻馬
僦屋費同事者或從布衣起官至大僚去後來登第少年
相繼秉史筆稱老先生為前輩而余以十四年編纂舊手
漠然退處如故史亦至今未就也自念求去則力耕不任
欲且留則年事蹉跎人情輕薄可厭鬱鬱居此若是者將
謂之無事乎不可也將謂之有事乎吾但知有事之為累
不知其為樂也或者世之所謂有事者其志得求遂有異
於此是果有命焉吾其如命何蓋愧且悔之不得矣先生
於書無所不窺少時應試輒冠其儔亦未嘗有意干進晚
貢胄學不赴顧益喜為時文然遇大比亦不一往褐衣糲
食屢空晏如時遊目於梓蔭候濤城內外之間居則偕其

門弟子講說經義旁及百家門戶其議論廣奧切實得其
指授悉成就有家法同時諸老生謝不及也先吾為序時
至今歷四十年此四十年中余之顛蹶沒溺於是非得喪
之途者不知其幾矣先生足不踰鄉井問之世俗事如夢
不知如醉熙熙殆不解世路有夷險人間功名富貴為何
物而凡四十年所閱之寒暑晝夜陰陽舒慘盛衰苑落之
遞變於前亦何往非其自得之趣耶由是觀之雖加數十
年於先生之今日亦猶是也先生真今之有道者耶彼顛
蹶沒溺於是非得喪之途者何足以陳於有道者之前甚
矣吾向者之妄言也往從余及先生遊者謝氏諸從今唯
有大周及在武維賢數君在耳聞其皆失志老困非復少
時意氣況於衰病如余者尚足問哉今特書余所愧且悔

者三千里外而致之先生且以質於大周諸君余才思轉
乏視少作當更不如然其識則既長矣雖其既長亦奈之
何哉

劉孝子尋親記

初順治乙酉五月王師破建昌城明益王遁去長史劉君
某挈家亡匿山中卒其伯子 即孝子也為諸生先赴
試歸吳未得父耗憂泣成疾戊子歲始決策至盱江時亂
後藩府毀廢舊人無在者邑有張令公祠宿禱焉夢中恍
惚如聞神語云寄居石滌者醒求其地不得徬徨道左過一
尼謂曰石滌在閩廣交今方阻兵道塞有逕潛行七日可
達也遂如其言取道往所過藤峽通仙一線天皆山谷窮
絕處蒲伏晝夜行數百里不見人煙最後至白石嶺嶺陡
切霄漢阪道隱者纔六七寸俯臨不測之谿捫壁絕險既
上復下履巉巖衝虎豺攢血棘被膚血流殷足每仰天一號
則陰風颯然山木悲嘯瀕於阨危者數矣嶺盡得村尋得

父所依姚氏居。母管孺人在焉。既入門，母子相持而泣。已問知父喪，行一年，所則號絕仆地。久之始甦，居數月，間關輿櫬，復踰嶺侍母而歸。歸十年，母卒。當母寢疾，孝子侍湯液，不解衣帶者四閱月也。初，長史避難數遷，獨攜先世世系圖冊一篋自隨。至歲戊子，母時聞有聲窸窣出篋中，啟鑄無有，閉則復然。一日，母見緋衣人數輩，冉冉從篋中出，益大驚。逾宿而孝子至，其所居村見娘堡，舊傳宋王龍山者於此見母得名，異矣哉！鬼神幽明之故，君子之所慎，言也。而父子骨肉之間，顛沛流離之際，微應巧合，又往往若有陰相之者，非苟然而已也。其子某，因婦翁金進士毅，似屬余傳之。余嘗慨自明季中原兵起，延蔓四五十年，其間父子分散各所，夫婦生死異路，抱忠孝節烈名，填溝壑者

何限，其幸不相隨以沒而間著於通臣逸士之手者，又多避忌諱不出，或文辭蕪漫不足以傳，今表孝子之墓者，有韓閣學之辭，特工又綴以余文，則所以不泯君於後世庶在乎此也。孝子字蓼蕭，蘓之長洲人。

父所休此六居母嘗入在馬既入門母子相持而泣
問知父長行一年所則號絕於地久之始甦居月間
與親復踰嶺侍母而歸歸十年母卒嘗母寢疾孝子侍湯
液不解衣帶者四閱月也初長史遊肆數處為高元世
系圖冊一篋自隨至成茂子母時聞有聲窸窣出篋中
獨無有開則復然一日母見雖衣人數輩身處篋中
益大驚適爾而孝子至其所居村見母坐篋中
言於此見母時各異言或見神面或見老
子平出也老于言為蘇山身而父之應也
韓國李之韓林工又為公余文便於公不亦哉
世也
德以韓不出為文韓無道不又只為公未老于
何謂其幸不財而公而問者亦也也士公手
也

拙閒堂藏硯記

海昌陳公岱青司李高涼有仁廉聲嘗自言吾視身外皆
長物獨性嗜硯至癖每恨不能自克耳時鄉士大夫為公
德競以好硯遺之公精於鑒別雖官粵者數輩傾裝不能
及也余從其季君子文叩所藏出之有曰卞璧者色正青
紫長五寸餘圍八寸厚如其藏長之數而不及者半其右
却剡而窪中徑容三指許此石子文尤所寶愛陸君冰修
為之記與兔弦白郡丞宣德舊坑三枚皆下巖石也又有
曰龜巢端瓊爽鳩桃核鍾研之屬者合十有二枚而汰其
次者弗著錄子文藏以方底襲以緋錦每示客則拭几鄭
重正衣冠而出之曰吾無以此為寶也先君數十年之精
力聚於此矣孝子之於親也思其所嗜與其所好是鏗然

而石者庸不得為吾之克之戈和之弓乎。願吾子之有以記之也。傳曰：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耳。母沒而不能執母之柩，口澤存焉耳。夫不能讀者，非却父書而不親也。特其思慕之至。執卷旁皇，亦有若迴翔踟躕而不可已者。斯其所以為不能也。不能之心，唯讀而後知之矣。今子之於是硯也，將終襲而藏之乎，抑有所用之乎？子瞻曰：真研不損，真手不壞。夫真研不損矣，能保其久而無散乎？故聚必有散，此物之常理也。以子之真手用彼之真研，則研將得子之手，以發其精華美粹之氣，充滿宇宙，焜耀竹帛，斯經千百年，逾無損矣。况直人世俛仰，旦暮之間哉！吾視陳氏兄弟皆讀書修行，紹其家學，而子文之得之心而為文也，其光鬱郁而肆浮，其體溫栗而柔潤，傍及六書

變態波磔策勒之法，無不諳善。吾知子之所以守是研矣。且子無僅謂是鏗然而石者，是先君之遺也。子文起曰：善哉！子之記是研也，微先君之靈，吾不聞子之言。研如卞璧者三，一曰執法，以司李公銘語，故以名。屬長君子厚，一曰蟾蜍，屬次君子啟。三石皆最奇，好事者至今不能目其高下，其端瓊者，子文以貽予。

敷好齋記

錢唐王子丹麓自署其所居曰敷好齋取陶公詩書敷宿好之義也予嘗稱陶公為學者願因敷好之義而終言之夫自漢以來詩書之放廢久矣至魏之末季王何輩出競為清談以惑世士大夫非易老莊之書不讀易聖人所以明陰陽消息之理而與異端之旨同述其傳流於江左糟粕六經菲薄湯武百餘年不絕而後熾為乾竺之教至於江陵失守蕭繹輟詩講文武之道竟與瓦礫同殉此晉名流之遺禍所以不在秦李斯下也陶公傷之其言曰洙泗輟微響漂流逮狂秦詩書復何罪一朝成灰塵區區諸老翁為事誠殷勤如何絕世下六籍無一親其悲時憤俗而自寓之意見矣南朝二百年八十餘年無人能為此言者惜

也。遭時不幸，終以酒人自晦，非其志也。使其得時以試行其所學，佛老之害或者其猶未甚歟。今王子德修學殖適於世用，其視陶公之所好，當不僅托諸閒居也。已然而今天下風俗之患與前又異，人懷狙詐，貪利鮮恥，名節不立，忠信不植，朝野相被，習為固然。此其較清談之害孰多。吾滋懼先王仁義禮智之教不盡委諸地，不止。傳曰：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夫物流極則必反。由今之道，反之必自經術始。吾友能無意乎。吾與子之稱是齋者，宜在此不在彼也。

停舟書屋記

予於京師宣武門外，從逆旅主人僦屋數椽，其半楹而分為室者三，畧如舟然。而以予之所屋也，因名之曰停舟書屋。主人曰：吾視往來之人，凡有事於江湖者，遠或數千里，近或數舍，莫不候風色，伺便利，計日併程，窮力而求。至故遇便風揚颿，聯艦比艘，乘濤上下，舟子安坐而擁櫂，行者憑臚而眺望，瞬息抵岸，則醜酒擊牲以為樂。此亦行旅之至適也。有舟於此，偃桅踣檣，蕩漾洲渚，曠日而不得濟，目送去者羣百千輩，已獨惶惑不離其處。此則勢之所去而行道者之所不顧也。子之以是名也，必更之無以子累吾居。予曰：子不知天道乎。夫盈乎彼必虧乎此者，天之數也。子桑曰：父母豈欲我貧哉。天地豈私貧我哉。吾求其為此。

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今是舟之過我於此，亦命也。子惡庸諱是哉？雖然，吾未見彼之必得而此之必失也。今夫駕風而行，勢若激箭，不終日而舍者，舟之常也。一旦風水撓之，及涯而阻者，有矣。不幸放乎中流，卒然而遇不測之險，顧視兩岸，茫無涯涘。當此之時，則停舟之不如且夫，豫憂其顛隳之及，不當止而中止者，過也。舍其安，居無患而歆羨於目前之快意者，惑也。吾知命焉而已。主人莞爾笑曰：子言固當然。使子之有求於此，則無以異是營營者也。子信無所求也，則何不舍子之舟，以返子之家，偃息乎庭闈，散步乎園廬，流覽乎詩書，頌臧之所不及，驚威之所不加，不亦善乎？孰與夫栖栖以待是哉？予曰：子休矣。吾行謀之矣。遂述其言為停舟書屋記。

山文似抄州

小有堂記

有林蔚然，從數百畝外望之，隱出于連薨比宇之間。是為葉君九來半蠶之園。先是君曾大父孝廉公，經始於邑東南陬。父工部公，稍葺而大之。則園之修廣幾六十畝。工部晚年析園以為三，以與君之兄弟。而君得東偏之半。於是小有之堂，橫踞兩山間，反處園之中焉。自君之居此，益務修治。凡一椽一石，皆身自經理。位置莫不有意。嘉卉林立，清泉繞除。客之來是邑者，君未嘗不設主人。既與之遊，而飲酒賦詩，則未嘗不繫維信宿。而後去。蓋園之來，至君已四世。其同時之廢為榛莽，或易名他氏者，多矣。而是園獨至今無壞益新。則以君之能無忘先人之業以然也。或謂君以彼其才，宜早自表暴，取世光寵，顧退而自安於邱壑。

誠非所宜。余謂今之汲汲自勵為當世資者，非必其天性
皆汨沒於富貴利欲者也。蓋亦有求為買山而隱而不得
者，而隱忍以就之。蘓秦曰：使吾有二頃田，安得佩六國相
印乎？由今觀之，六國相印之與二頃田，所得孰多？况又有
求而未必得者，耶？葉君之賢，其知之審矣。且古之君子，雖
其功成名立，巍然係天下之望，猶常以區區者與夫山人
逸士爭其所嗜好於一泉一石之間。此其寄托者甚深，未
可以常情測也。

寄鄧參政書

某不肖，不能自彫琢為文，脂韋滑稽，以投時好，顧獨喜為
古文辭，間取古人希夷淡漠之旨，泊然而無味者，閉戶絃
歌之，以自排比。成文章，用自娛樂。業與營營者背馳，兼稟
性迂拙，不善時俗俯仰，又絕不喜陰賊讒佞之習。見人若
此，即拂衣起去，不問貴賤。而今世正多此輩，觸手墨足，動
成齷迂。自計此生當屏之深山，長與木石為侶，猶復不自
禁。時時出遊南北間，以不合時宜之人，挾其泊然無味之
文，輿服不足以動人，丰采不足以驚衆，積毀疎譴，日引月
長。是以踵接貴人之門，望閣趨趨，無由自進。宜其遊而困，
困而無所告訴，以至於斯也。而適遇執事於吳門，吳之友
曰宋子旣庭，曰繆子歌起者，縷述執事之為人，謂能貴而

下士士無賢不肖皆得其歡心而其於賢者禮遇之尤若不及焉卓然不以流俗之見動其中者也且又善子之文曰是百年中所無者子盍往見之夫先生古人也子以古入之道求之庶其有合也已已而相見果然復聞於繆子謂將謀之館人退以自忖度以某之才非有所分毫得當於左右者襲碇碇於懷投下和之門其庸濟乎既而念古之人有杜牧之者當奇章相之節鎮淮南牧之客焉日縱飲從狹斜間遊奇章不問也且日令壯士左右之杜既去始問知其故感泣終其身又有滕元發者館於范文正公家亦豪放不羈文正嘗思規之一日伺其出遊明燭坐室中少頃元發歸長揖問文正讀何書曰漢書又問曰漢高祖何如人范逵巡不對而入此二公者雖不同然迹其才能

豈有所不如於輕雋之二少年哉然而前輩愛惜人才之至意固有出於尋常萬萬者初非有所責其勞而後待之厚望其報而後禮之殷也且牧之元發個儻奇偉之士也非二公者容之則孰容之哉今某辱執事之知不後於古人不敢自外竊在下風聞之道路曰屬有小人之言間於左右不敢以辨夫合則留不合則去者某之道固然也豈以疑似之際與瑣瑣者多其辭說哉然而懷不能自己者未是也揆之或者之情當無他說直以某為狂不可近耳若以為狂則某固嘗學聖人之道而習其說矣其狂尚不如前二生云云之甚也就使某真狂如前二生者執事將不能容之乎是執事之卓然不惑其賢尚不如奇章文正

也。於某何有焉。或者道路傳之非其真與。而執事固未嘗有所過聽。與則非愚之所敢知也。某今歸矣。家貧幸有先世遺書數千卷。足以發憤。薄田不多。妻子尚不至凍餒。某何求於人哉。特以素蒙執事國士之知。卒然辭去。萬一復有好士如奇章文正者起而誤收之。儔人之中以不得出於門下為恨者。恐亦執事之所恥也。故敢以書謝。且以為別。臨書惶恐。

復洪虞鄰書

某自少讀先生行卷。便心知嚮往。藏此三十餘年矣。長公來。承先生不鄙而先惠之書。兼賜大集。讀之感荷不勝。顧其辭義深博。後進淺茫。然如望洋于大河之濱。不能測其涯涘也。承諭比來有兩浙古文十名家之選。所以嘉惠承學意良厚。顧竊有疑者。不敢不白於左右。吾浙固稱文獻之邦。自明洪永以能來。能以古文辭名世。至今烜赫人口耳者。幾人哉。計三百年中。無過三四公止耳。王子充、宋景濂、方希哲、王陽明是也。他如謝方石、茅鹿門、徐文長諸公。猶具體而未醇。不足以齊肩於數公之列。自浙而推之他省。亦猶是矣。蓋人才之難得也。何數百年英靈之聚。斯于昔而獨盛於今時。又皆出於浙東西一水之間。而其數又

不啻十人之多至此耶此某所以始承來教竊不能無疑也及展讀終幅云欲徵某文就選以充其所謂十人之數者於是不覺汗流顏頰舍其所以疑者復轉而為愧焉某固常有志於古之文矣苦姿性駑鈍開卷過目輒忘向所習書隔數月視之如未經見以此自詭常得新書讀取雖於作者之旨稍窺見本原執筆為文時復相近然少年時科舉輟其半所涉獵經傳竊取之以緣飾為文者特其稠雜中工夫什百之一二耶而貧賤也俗下應酬之文字又不能以無所為則其一二存者果可以盡信乎此視古人之并力一嚮以尚攻斯事至于久而後名其家者大不侔也先生誤采其浮名而不知其實之無有使以某文字入選豈不足為門下知言之累哉不但是也且使遠近有

識之士讀某之文而妄揣量彼九人者之於文亦如是而已矣其為九人之累以累先生者益不淺也某之所以終疑而且愧者以此然荷先生冲懷下問誼不可令長公虛往因哀次近所著數卷附呈可一看置之若不蒙垂諒必欲以煩剗剗則某有瘞筆焚硯而逃耳臨復狂率唯鑒其誠款勿罪某惶恐再拜

不啻十人之多至此即此耳所以一以事文而論其可
 也及展詩終幅云彼彼某文就述以充其所謂之也
 者於是不覺汗流頓頓會其所以疑者及將而為
 固常有志於古之文矣若安性高純則卷過而無
 所習者焉數月視之如未幾見以此自勉當得
 雖於作者之旨稍窺見本原則學為之時便如
 燭照之羅其對思再拜
 卷以則借假借其有然筆其與西也且細其致率
 出因與之也何後後卷即呈河一處置之於不
 與西且詩者公出然詩者其中心不問詩不可
 已矣其能也人之學公與夫其益不交也其之
 齋之士齋其之文而安臨量也人之前之詩文亦
 是也

投所知詩啟

伏承閣下以某詩為可採特令送上者今抄就彙為一卷
 如左偕闈人以進或謂某詩多失志悲愁之作方今明良
 在上五辰時叙百工協和不宜以此噴當路之聽且重見
 尤矣某應之曰君以哀怨之詩謂必出於衰亂之際而成
 世無聞耶昔之聖人雖道溥澤流而不能必民之皆德已
 博施濟眾堯舜以為難能班固食貨志載冬時民入居室
 男女有不得其所者迺相與詠歌自言其傷言三代聖王
 使民夜作燎火相共男女皆得以其間申其鬱積而此興
 之事起焉今所傳變風變雅都恐不盡周衰以後詩也韓
 愈謂物不得其則鳴又曰舉陶鳴虞伊尹鳴商周公鳴周
 或疑此數人者處盛朝事聖君何不平之有而不愉而怨

失事實矣。不知伊尹當悔過之前，周公居流言之後，何得無怨耶？特其怨之事有大小，其用心公私不同耳。今謂盛世之必無怨者，是失人生憂樂之正者也。然或以某之詩為自傷卑賤而有所憤訐不平，是又未是也。愚自分道之興廢有命，故嘗息意無營於世。其觸物感發不能自禁，而時激為酸楚悲涼之調，以寫其不得已之衷。此亦詩人之常事，而其志或更有存者。昔者伯夷傷黃農虞夏之不作，悲道之衰，將餓死，采薇自食，作為詩歌，義不忍與盜跖同富貴，其志正矣。然非孔子孰知其非怨耶？又孰知其非如匹夫匹婦之自言其傷而有憂天下之志也？故有憂天下之志而不與匹夫匹婦同其失所之歎者，此伊尹周公伯夷之所同也。太史公曰：伯夷、顏子雖賢，得孔子而名益彰。

然則士非有知己者，則雖有伊尹、周公、伯夷憂天下之志，其不同於匹夫匹婦之怨者幾希矣。伏惟閣下懷道濟時，深察愚志，則僕詩之所存為怨與否，閣下其必有以鑒之。某惶恐再拜。

士先器識而後文藝論

士先器識而後文藝是已。以四子之不過早死，驗其器識之淺薄，此為不可。夫器識豈可以貴賤夭壽論哉。審如此言，則屈原為浮華之祖，離騷為導淫之篇，而子蘭子上得先幾之識，蒙老成之譽矣。昔先王於矇瞽侏儒百工一技之士，必有所以區處之，使不至於失所。况文章為天地精氣所存，人士得之百無一二，為國者豈可不知所以愛惜之哉。若慮其浮薄而預為之教，以要之有成，如古大樂正之法，斯可矣。不宜反挫抑之，使不竟其用也。王楊廬駱杜子美，至比其體為江河萬古之流，自唐及今，如四子者，代不幾見。雖其淹鬱於一時，終炳燦於後世，以視彼名德不昌而坐享期頤者，其器識為何如也。明劉健亦賢相，薄何景

明不使入館閣夫館閣儲文之地以景明之才猶不得入
不得朝廷設此何用健斥李杜為一醉漢吾知使生李杜
於明時其受屈抑必甚於間矣大臣不重文學此非細事
則天后見駱賓王檄已文曰有才如此而使之淪落不偶
宰相之過也一才士淪落到歸過宰相此真人君之言其
能籠豪傑使為己用亦豈非偶然也

東漢文論

西京承戰國先秦之後故其文雄峭多奇氣晁賈諸疏是
也承平既久士氣蕭弱見之於文章者為嘽緩曼衍而不
振朱子所謂衰世之文也東漢因之雖以光武之講論經
理明章之崇儒重道而文體日趨駢儷遂濫觴晉魏六朝
不能遏也豈風氣使然雖甚權力不能與之爭乎昔司馬
遷文尚矜奇故公孫宏董仲舒傳不錄其對策而班固收
之東漢之書成於蔚宗其所援述時人書疏多更刪潤是
三書者遂各成一代之文則著作之家固風氣所從出也
可不慎與然東漢人矜名節師弟傳經期足明理而已與
夫西漢大師相授受為發策決科取青紫者不侔也至魁
壘者碩正色立朝封事屢上讀之有使人欷歔流涕者其

為益於名教甚矣。豈異時杜谷輩淺儒所可望哉。而鄭泰黃憲徐穉之倫。文辭不概。見何與夫人之信。有得於己矣。則其於外宜有所不暇者。此又學者之不可不知也。

新城王方伯傳

公諱象晉。字子進。山東新城人。祖重光。布政使司左參議。父之垣。戶部侍郎。贈尚書。公。戶部公季子也。中萬曆甲辰科進士。授中書科舍人。癸丑考選。同鄉為京朝官者皆欲以臺省處之。適伯兄宮保公象乾。方以薊遼總督召為本兵。而故事。父兄官內閣及六卿者。子弟無得居言路。其見居職者。或改翰林官。故宮保欲暫歸為公地。即來而翰林可得也。公力爭。不可以私恩宿君命。遂平調禮部儀制司主事。人皆服公之正。而賢宮保之友愛。以為兩得之。移疾里居。久之。中忌者以京察調外。補江西按察司知事。未赴。再遷禮部精膳司員外郎。聞路太夫病。請急歸。路公繼母也。時三原戶部來公復名善醫。來方筦臨清倉。遂躬

冒冰雪馳四百里邀之來視比至病已亟乃禱於獄祠乞
以身代母命太夫人聞之為之感動歔歔至沒服闋補本
部儀制司陞按察司副使備兵淮揚乙巳通州奸民亂猝
起聚眾數千燒劫豪家勢汹汹及官府公自泰州馳赴之
擒戮其首禍者數人事遂定俄以參政督蘓常鎮糧儲道
平漕卒之亂於俄頃民不知變其持重能處大事概如此
陞河南按察司使蘭陵王母劉誣許許州諸生五十人巡
撫下其詞以名捕公爭之百端得止於時宗室驕行縱恣
於郡縣賴公勢稍戢為按察使經年所部稱平遷浙江右
布政司使冬左使姚某入覲公攝其事時崇禎十有一年
也是時寇訐歲饑上計吏視賦入為殿最唯謹姚至京以
征解缺額下獄公急勅主藏吏籍所貯悉輸之吏辭以考

成不便公曰若言吾豈不知顧姚事急吾視事日淺即不
及降秩耳姚禍且不測與人同僚瀕危而忍秦越視之乎
於是擇吏趣解到部課如額姚遂得釋還而率其子弟頓
首謝門下曰微公吾不復至此吾餘生皆公賜也起相持
手泣數行下公為人寬中及見義勇決不擇利害為趨避
然終不為崖異斬絕之行其以京察降外也時羣小朋比
攘臂力翻辛亥之案因坐公以浮躁公在家聞之怡然曰
此輩自圖報復耳非朝廷意於吾損或謂公方為部曹非
時所輕重故其云然然予按辛亥京察其首爭金明時之
調外者刑郎秦聚奎也於是朝士意皆有所左右門戶角
立議起東林中如丁元薦李朴者皆以郎官出死力爭之
為黨人切齒數年間奏訐紛然如所謂秦派淮賑寬宣之

黨擁戴爭雄諸不根之說見之章奏者猥瀆煩瑣無復人
臣禮自丁巳察後衆正氣落不十餘年間而黨釁成矣其
延及于崇禎之末南渡之餘尚忍言哉小人之貽禍此昔
人所謂吾黨當分受其過者若公處通塞之際蕭然若無
事使搏擊之爪距無所復施舍射之竊發不得以中豈獨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亦謀人國家者之所當取法也公未
衰致仕有子四人諸孫今侍讀君士禎為某言其季父死
節事甚烈則公子御史與脣也御史忤執政歸里聞甲申
三月變搤拳曰吾父老矣且致仕久吾不可以無死乃與
其妻子孺人子士和同登樓縊死於是公益絕人事自號
明農隱士闔門謝賓客不為通雖郡邑長吏屏車騎到門
匿不與見先為自祭文飾巾待盡而已生平喜淡泊室無

媵侍盛暑整衣冠危坐讀書不輟常舉柳玼言誠子孫無
矜門第務力學為善故其家累世貴顯至於今尤盛卒時
年九十三

宣統元年... 不根之說... 延及于崇禎之末... 人所謂吾嘗當分受其過者... 既明且哲... 表致仕有子四人... 三月癸亥... 卒於十三... 公門... 謝工部傳

謝工部傳

公既沒之明年其季子景昌走太倉求吳祭酒為其懸綽之辭而屬傳於余既歸而請之者再余辱公愛至厚微景昌之請其能已於言乎公諱泰宗字時望別號天愚山人明崇禎丁丑進士為漳浦黃公道周所得士先是庚午黃公主試浙闈得公卷而奇之以同考摘缺被放後七年應禮部試復出其門黃公耿介名臣公以文章兩被知遇益砥節自厲謁選得番禺令番禺蒞省治俗澆務殷公下車振刷威德並行盤古十八峒者百餘年逋寇也制府數奉詔征之不克其魁蘇鳳宇遂自稱王犯境及公蒞任制府即檄為南路監師合軍督勦而公時出奇計遂擒得鳳宇以歸賊既平參將某者懦而倖功欲戮降數百人會公將

白事制府某前以金盤玉帶壽戒即入勿言公峻却之而極論其枉降者得釋參將以降級去於是制府論功遂上公軍功第一始公少時受學於其季父廉使公廉使名渭為人雄毅有智謀每讀書暇即與公講論孫吳兵法後蒞蜀受命討奢酋深入賊營數百里嘗露宿洞中背瘖痒覺寒甚衣裝盡濡夜半移軍去取火視所卧處則冰上也卒以是成功而公之監師亦露處谿洞者數旬或見繞山火光起部曲盡驚公不為動曰此必賊焚巢自遁耳覘之果然蓋其用兵方畧得之廉使公者為多以功擢工部都水司主事旋中蜚語謫福州幕署泉州司理時天下所在騷動山海之間鉦鼓沸然公帥吏卒乘障巡徼無虛日故相黃公景昉行道遇之從輿上舉手嘆息曰安得如吾謝侯

者數輩則東南安枕矣踰年陞南安府推官值亂解組歸順治三年王師下東浙督府張存仁疏薦浙才六人於朝皆以疾辭公即六人之一也公既屏居田中益深自晦匿日著書賦詩自遣其天性孝友喜賓客予少時館其家見其兄弟間日召客飲飲即連晝夜不輟或夜久聽鐘鳴客皆散去公復呼客人起邀客還坐酣飲久之視庭中日復奄奄欲落矣亦未嘗數數課其子弟顧其家無長幼無不謹勸勅力學者自予別後十年間公兄弟羣從大半沒其賓客酒徒亦多死亡者顧獨與其母弟時素把盞相對日黯黯不樂予去年過之公以久別予置酒歡甚未幾予意闌欲起公挽留之不可則對案默然從倚而後罷雖予至今猶恨之公在閩時嘗携得黃公所著書兩篋後因亂

夫之時時對客嘆息大抵公之才不盡見於用其已試者
畧與廉使公相上下而其至老好學不倦與其立身梗概
庶幾無愧於漳浦之門人老子四人景昌諤昌從予遊初
公歿時無疾方對客飲須臾欠伸索茗盡數杯即逝景昌
為予言之如此

先太常公傳畧

先祖戶部公嘗命宸英曰汝曾大父筮仕先朝功在國本
沒之日山陰念臺劉公嘗誌其隧道之石矣予欲載詳之
家乘俾我世子孫無忘先烈是汝之責也宸英受命惶悚
久之不敢屬筆今先祖捐館八年自後宸英載經創痛神
思恍惚及今不自勉厲闕先德不著格尊命不就罪戾滋
甚悔將何及謹按行狀志銘考之遺集并所聞於祖父者
撮拾書之以俟世之君子有所採取而潤色焉

先曾祖諱應麟字泰符號別松槃為嘉靖己未進士累官
陝西參議贈太僕卿諱國華號甬洲公長子公中萬歷癸
酉鄉試癸未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改戶科給事中是時
萬歷十三年九月也至明年二月有旨加封鄭貴妃為皇

貴妃先是壬午年皇子生為恭妃王氏所出時鄭氏寵冠後宮已三年矣初姓邠哀王上與之戲遂而傷之生三月不育鄭恚甚上憐之與私誓即更舉子則立汝子為東宮至皇第三子生賚予特厚其父揚言於外謂神器且有所屬未幾加封之命下中外危疑益甚而禮部已具冊封儀注將上矣公憂之闔扉飲泣草疏家人守之不得就一日晨起入垣中鎖吏繕寫成即上疏曰臣惟正名定分國家所以安別嫌明微君道所以著事有出於無心而繫四方之觀瞻發於一時而關萬世之綱常此明主所亟欲聞臣下所為耿耿而不容已於言者近見大學士申時行請冊立東宮奉旨元子清弱少俟二三年舉行復覩聖諭封貴妃鄭氏為皇貴妃竊謂禮貴別嫌事當慎始貴妃以孕育

蒙恩豈曰不宜但名號太崇其於中宮不已逼乎且貴妃所生固皇上第三子也猶然亞位六宮則恭妃誕育元嗣翻令居下揆之倫理則不順質之人心則不安傳之天下萬世則不典非所以重儲貳定衆志也伏乞俯從末議收回成命以協輿情臣愚不勝大願且臣之所議者末也未及其本也臣愚以為皇上誠欲正名定分別嫌明微莫若俯從閣臣之請發德音下明詔冊立元嗣為東宮以定天下之本則臣民之望慰宗社之慶長矣疏入上震怒抵之地乃徧宣二十四監掌印至諭所以冊封貴妃非為東宮起見而科臣指斥過甚不堪之意以手拍御案幾裂中宮環跪叩首上即欲批旨意在予杖而手顫不能御筆如是者三怒稍解奉旨冊封非為別故因其敬奉勤勞特加殊

封立儲自有長幼。姜某沽名賣直，窺探上意，着降極邊雜職云云。得廣昌縣典史去。初公疏上，次日即下。中官傳某親自領旨甚急，左右皆怵。公懼有不測，盍先服藥往。公固不肯，聞命即日策蹇出都門。國本之議自公首發，受嚴譴。凡在京九卿科道及南都臺省申救者疏凡十數，上不省。而主事孫如法科臣沈璟至被杖幾死。自後言者蠶起，至於三案互發，黨議相札，垂六十年。然自立儲自有長幼之旨，此言者皆得藉口以取必於主上。朝廷雖厭之而終不能奪也。故事言官降雜職多投牒去，解之官者，公曰：孰非君命也。吾馬避之，居廣昌四年，量移餘干令。丁外艱，服闋至京，時太倉相求去，公上書責其不宜乘機委卸，詞甚切直。別載文集中，首相同郡沈公一貫，公館師也，嘗為人言

皆吾君子也。其語傳播遠近。公值之朝，昌言曰：國本未定，諫官相繼得罪，公何以謝人言。沈公曰：事至此，即十張子房亦無益。公曰：如某所見，正不須一張子房。祖宗養二百餘年，豈無忠臣義士，願以一死報朝廷者。公但主持於上，諫臣以死爭之於下，殺一人復一人，進殺至數人不止，皇上亦且寒心。此時公出而徐以一言回之，可不勞而定。今大事之去，留在相公。公奈何遽出此言，失天下望。時聞者皆為頸縮。沈公愈怒，退復草疏，尤激切。其畧曰：臣既以身許國，而陛下復以信許臣。臣之初心未竟者十有六年，陛下之大信未成者亦十有六年。事在悠悠，猶堪有待。危機已著，更待時。故臣不先不後，欲以此日責大信於陛下，以畢臣之初心。且惓惓以釋危補過，望陛下非得已也。為國

家安危慮為萬世綱常慮至急也。初臣為諫臣，因冊封皇貴妃，有慎封典，重儲貳之請。陛下降旨云：立儲自有長幼，以臣疑君，賣直而斥，是臣之罪在不能仰體聖心。謫有餘辜也。繼而禮官沈鯉有免斥言官之請，陛下降旨云：因其寘朕有過之地，故薄罰示懲，是臣之罪在不能仰成聖德。謫有餘辜也。信斯言也。陛下唯恐見疑於羣臣，以得罪於天下後世，將朝更夕改之，不暇不意陛下之過舉如故。中外之人心轉疑。初謂二三年舉行，今且五年矣。初謂睿質清弱，今則強將壯矣。初謂先冊立後冠婚，今則反欲倒行矣。夫冠婚可委曰清弱，冊立何嫌於強壯。懲期不學，舉當機復新，假手於人，借言於激人，將有以窺陛下之微矣。又奚怪乎盈庭之嘖嘖耶。彼偃仰風議之人，方且怵威投鼠。

甘心煬竈，坐視陛下孤立於上，徐視陰陽之而坐收其利。即有曲意調停者，亦不過就轉移望風瑟縮，殊未聞有招不來麾不去如古大臣之風者。且此非特不忠於陛下而已。究豈有工於為宮掖藩邸計，而善成陛下之愛者哉。夫有却座之諍，始免永巷之蓄；人羸之鑑，燕啄之禍，非不炯炯也。陛下奈何溺衽席，嗜美疾甘，為子孫賈無涯之禍，而不顧耶。夫弓不抑則不揚，矢不激則不遠，士不臨禍亂則忠憤不決烈，以祖龍之酷，尚奪氣於茅焦之解，衣危論以羸秦之暴，士尚有建節積屍闕下而不悔，陛下欲以威劫正人而成其私竊，恐威未及殫而大亂已成，可不戒哉。嘗讀史至晉獻公事，重有感焉。夫獻公亦中材之主，其天性好惡非與人殊，必且以並后配敵為無傷者，而孰知用意

一偏禍延再世社稷幾墟故人主之託身不可不慎託身於賢士大夫不引而致之明盛不止託身於宦官宮妾不引而致之亂亡不止陛下神聖英斷御一皇貴妃何足為患然亂自女戎三代已然其寵已極其度必移今道路之言日有聞矣咸謂冊立不決由皇貴妃牽制所致甚者以為窺伺璇宮懷逝梁之非望又甚者以為齟齬震器微壓紐之適然揆之理勢或非事實迹其隱微夫豈無因萬一外戚中涓有以邪謀綴皇貴妃者恐皇貴妃不得自由也萬一諧臣媚子有以家事悞陛下者恐陛下亦不得自察也臣又思之陛下動以祖宗為法而尤以憲章世廟為兢兢夫大本之建列聖皆豫唯世廟差晚耳則陛下所法宜何適從哉若必取欲法世廟竊謂世廟雖不建儲猶不憚令

景王之國以絕羣疑而杜覬覦此又不定之定不立之立也獨不可法歟夫事關宮闈則夫綱宜正事關長幼則父綱宜正事關臣庶則君綱宜正嬖倖可從兩宮何為不可從冠婚可行冊立何為不可行軟熟不激忠言何為而獨激此陛下所不能自解於天下者也欲天下之無疑已難矣哉臣前為言官而言以職諫也今不為言官矣不當言矣然臣之官可奪而臣之志不可奪臣待罪五載不忍遽去臣非有所戀也受陛下之恩深義不忍去而坐視國事之日非陛下倘有感臣言即發德音冊立冠婚一時並舉臣雖死猶榮若罪臣出位加臣沽名則臣已席藁括髮待矣斷不願與中立觀望全軀保妻子之臣同視息於天壤也疏上留中公欲再疏爭之沈公鯉不可挽公手以付公

座主教贊公文楨曰。君家好門生。宜善成之。教公曰。子不欲立東宮耶。即欲立東宮。不宜過激。乃止。執政即衛公。喉主爵無得隨例補除。每用啟事。特奏之。而上之。始遣公也。有不許滕朧陞用之旨。特疏公名於屏風。執政覘知之。故啟事上。上見報。凡待命七年。不報。辛丑十月。有詔立皇長子為皇太子。公喜。遂歸杜門。垂二十年。人皆惜公之不用。以去。且老。公則謂吾身雖廢棄。而言幸已行。行而宗社之計定。天下以安。是上之知我深。逾於寵祿我也。故雖貧無僮石儲。而未嘗有愁苦不自聊之歎。光宗立。起太僕寺少卿御史。逆案潘楨者。舊為邑令。多所乾沒。公諷之。亟至。成嫌隙。伺公抵京。則除陰。令吏科薛鳳翔劾公老病失儀。宜致仕。鳳翔亦逆黨也。公曰。吾此行欲一見新君。哭舊君耳。豈能

與若輩爭進退哉。朝廷方部下。以國本建言舊臣。命從優議。覆而公遽引疾去矣。公釋褐庶常。改給事。服官任事。僅四閱月。而謫。謫三十餘年。至京坐席未煖。旋報罷。蓋是時逆焰潛萌。相與譎張為患者。蟠結於中外。如潘薛之輩。其醜正嫉賢而欲亟擠而去之者。宜也。然公忠義偏塞。所得見。自見者。國本一疏耳。猶久而後定中。扼於柄臣。後尼於羣小。至不得使其身一日安於朝。讜言碩畫。鬱而不抒。就其中同志。如福清吉水諸公。皆坐視顛蹶。歎息而已。不能一引手救。何論其他。天啟之敗。政至於絕。路讒夫高張於公之去。兆其機矣。此豈獨公一人之不幸哉。識者謂公不去。必與於清流之禍。小人之忌公。適所以為公而安全之也。然豈公之本志哉。公尉廣昌。日率羣士而課之學。宮

延名儒秦先生為之師。士苦府試回遠，則言於臺，竟以名達學使者，著為例。邑有白狼為害，傷人及千餘。公檄於邑之城隍神，捕得獾馬，邑有三淫祠，歲殺男女以祭，否則巫言且為禍。公下令焚其祠，而民無譁者。令餘干尤多異政，有孝廉訴其妹為夫陸某所殺，陸已再殺其父，而復及孝廉之妹。公受訴，立至殯所，將啟棺驗馬。陸拊棺號哭之哀，公亦疑其冤也。至夜夢婦被髮來，目盡出手，指兩乳逆裂，血流殷體。及啟視，則席藁生納於棺，宛如夢中所見者。陸某詞服，而前所殺之兩婦冤，并得雪。宋丞相趙忠定公汝愚墓道為守塚方氏所侵，方宗強忠定子孫如恨，不敢言。公聞，親勘還之，為文以祭。未幾雷梓其人擊而斃之於墓下，如倒植然。樹碑禁民溺女，所活女子萬計。公不以謫官。

自處盡心政事，廉潔明斷，而本之以仁愛。故凡所為兩邑興革利弊，不可殫述。民歌思之至今。公家居三十年，坐卧一小樓，於書無所不讀，著五經緒言、史論、手輯、二十一史、平衡錄、醫學、地理書各數種，尤精於易。有周易容光、易會諸書，皆晚年心得。其書法精妙，行楷直逼顏歐。所讀經史皆手書之，累數千卷。天性剛直，遇意不可，若雷抨矢激人，無得撓者。事過恬然不貯於胸，待子孫威嚴若朝禮，動必以法。接鄉黨宗族以恩，通籍四十餘年，守先世遺產數十畝，分毫無所增益。租入不充，而常節衣食以給貧者。人各欣然，快利澤之及己。萬歷季年，稅使四出，令韓盡括邑中契券，所搜索盈萬金，猶不已。將開告訐之風，名為覈實，意主於破碎富戶。人情驚怖，思變父老頂香至門，求解於公。

公謁令強出其契事止邑人啣恩感為立尊德祠於北湖
塢尸祝之令固潘汝楨同里戚黨切齒於公故汝楨之排
公也益力公自再詣京師目擊時事遂無意用世嘗寓書
族人曰吏部以掣籤官人兵部以封婚媾倭大臣皆持祿
苟容無敢出一言為天下者中原陸沉恐不能救吾此身
不可以再辱士大夫聞之弗以為狂者百無一二也而公
竟以守困老矣公三子長諱思簡戶部司務次思素思復
皆諸生崇禎十三年戶部公請卹闕下從子御史思睿亦
上言之有旨賜葬祭贈太常寺卿蓋異數云

工部尚書睢陽湯公神道碑代

工部尚書睢陽湯公卒於位其孤以其喪歸葬於某原明
年以官世治行來請銘余曰噫公之死宜得余銘久矣爰
按公狀又徵之太史而以余所立朝親見者備銘之石俾
揭於墓道序曰公諱斌字孔伯號荆峴一號潛菴順治五
年舉于鄉次年會試中式又三年成進士改宏文院庶吉
士卹舍不避風雨常坐讀書不妄有通謁給事中蔚州魏
公象樞吏部湯陰王公伯勉皆以清節名於時每過門輒
緩轡徘徊歎息乃去甲午授國史院檢討時修明史上言
宜依宋遼金元史例錄南渡後死事諸臣執政詫其言疏
上半傳旨召至南苑人皆為公懼乃世祖皇帝顧
與溫語移時不以為罪也乙未詔選翰林科道衙門出

任監司、公得潼關道副使。是時黔師屯成都、漢中，經畧兵屯湖南，關中徵發四至，民逃匿十二三。公下車約束，每大軍至，使人逆之境外，無得入城。總兵陳德之調湖南也，至關欲留，公謂二萬人坐食於此，勢必不支。然其母病不可彊遣也。於是陳檄車五千，輜騎報曰：陳將軍實用車二千，其餘待折鐵以行。公潛遣遣餽車二千，而民率匿車河下，還報車少。將軍乃謂公曰：我自餽車，盍畀我錢乎？公曰：甚善。顧必以人量車，每車坐幾人，使民知其不足而補之。陳遽傳令軍中，乃公出坐關門上，揮士以次升車，滿十輜即遣出關。而河下車皆集，漏盡四鼓，悉出，無一人譁者。因設祖道關門外，請將軍出，將軍聞鼓聲大驚，欲追還軍士。公曰：吾民一聚散不可復聚，且軍已出關不得入也。遂倉皇去。至

洛陽，其母死，留治喪匝月。軍變焚殺上聞，而關城以公故得宴然無事。未幾流民歸者數千戶，歲旱無麥，而春夏兵餉例支麥，麥價浮於穀，公請發倉穀以代。軍帥以為若是兵且變，督撫徵麥益急。公曰：吾民乏食，將為餓殍。公憂兵變，獨不憂民變乎？即發倉穀與兵，約令歲無麥食。此明年將補支若麥，而若以穀償官，皆喜曰：願如今。於是關西數千里，麥征悉停，兵民賴之。公蒞事精敏，訟無留獄。環境五十里，聽質者皆不齎宿糧。從卿士大夫咨民疾苦，隨罷行之。或有以私干者，見公輒胸縮，不得發。嘗行勘荒，遇雨止大樹下，民朱欄其樹外，時人以比之甘棠也。量移嶺北道參政，轄贛南二府。甫三日，清積案三百餘件。李玉廷者，明舊將，以所部萬人入山為盜，公以書約降之。未及期七日

而海寇犯江寧，公策玉庭必變計，夜馳至南安，設守畢而寇果至，見有備遁去。隨請於制府，用將士分屯要害五六處，誠令固守，毋妄動。玉庭所向與兵遇，遂就擒。其黨亦解散。公持身清潔，所至欲為地方興利除弊，其志甚銳，其才足以濟之。而一本之於至誠，故上官雖時有所牴牾，而終釋其意不疑。以有成功，自潼關移任，僅携僕二人，往返八千里。既定大亂，念封中憲公病甚，即謀歸省，督撫惜之，例外官予告，非特薦不得起。公故有異母弟甫六歲，督撫欲令權宜以終養，請公曰：「奈何！以此欺吾君也！」且謂無兄弟而歸，吾父必不樂。竟以病告罷。年纔三十三云。初明末寇陷睢陽，公母趙恭人以節死。順治間始得旌，公之歸也，日侍中憲公及軒恭人，色養備至。而為趙恭人建祠於所居。

西偏，每朔望謁家廟畢，必至祠瞻拜，歎歎里人私識其來時刻，先後十餘年未嘗少差。丁中憲憂，服闋走薊門，孫徵君門，請受業，與同志為志學會，講求玩索，所養日充粹。官長稀見其面，有同年任方伯者，見郡守問公近狀，郡守對言實未聞有此人，方伯益嗟嘆不已。今上戊午，詔舉博學鴻司^鴻，冠魏公以公名上，試補翰林院侍讀，同纂修明史。辛酉，充日講起居注官，轉侍讀，典試浙江，充明史總裁。次年直講筵，纂修兩朝聖訓。公先講一日，輒正襟端坐，潛思經義，比入講，敷陳詳切，務以誠意動。上聽歷左右庶子，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居四月，會江寧巡撫缺，上命公往，陞辭諭以朕非忍出卿於外，顧江南風俗奢靡，訟獄繁夥，以卿耐清苦，特令往撫之，冀有所變革，因賜鞍馬。

一綵緞十白金五百兩。比行又入見。上徹御饌賜之。復賜御書三軸。曰：今當遠離，展此如對朕也。時上將南巡，急抵任。至則文案山積，數日迎駕北渡江，就舟中判決。晝夜不假寐者六日，而積滯盡清。公扈蹕至江寧，上再賜御書一軸，蟒裘羊酒。傳旨令還歸署，蘓松舊患積逋相仍，有司不滿歲即呈誤去，以故皆不自愛而私規近利。上官陰持其短索賂，益急虧公帑，頌繫者纍纍。公至則進州縣吏盡斥其所為，且曰：今與若更始，苟稱職，吾不吝薦引，即不能以考成罷歸，猶得完身名守墳墓，奈何日坐堂皇，引前官妻子對簿勸產，反蹈若所為，皆頓首涕泣曰：公活我。又誡司道郡守不得責屬吏餽金，皆指天自誓曰：不敢。於是除耗羨，嚴私派，清漕弊，汰蠹役，行保甲，革鹽

商匣費，一切皆以身先，屏絕請託。居數月，乃劾其貪暴尤甚者去之。自制府將軍下，皆傳相戒，不受所屬一錢。奉使京朝，官往來過客，迅棹疾去，亭傳無斗粟之費。吏治廓清，然大清公之陞辭也。上諭以積逋當以次漸理，故公為政先謀寬民力，興教化，培植根本為務。嘗請改並徵積逋為分年帶徵，免十八九兩年災欠，減賦額，寬考成，豁逃丁，調驛困，免蘆課，買銅除邳州版荒，捐明萬歷朝所加九釐餉，聞有災傷弊政，不問部議，可否疏立，拜發亦恃。上之知其誠惻，故見事無不為。所告無不盡也。初至，報睢寧沐陽邳州災，上為之蠲賦數千兩。又報泰州災，并永蠲前二年賦。次年淮揚徐大水，奏免賦十餘萬兩，又盡免高郵寶應泰州興化鹽城等州縣賦復幾十餘萬。嗚呼！上之

信公而加惠於民至矣。公所以將順而宣布之者，豈非所謂主聖臣賢千載一時者歟？公猶以救荒之法為未足，乃發常平倉粟及丐將軍提鎮權關輸粟往賑，又檄布政司以庫金五萬告糴江西湖廣，或謂公宜先奏聞，公曰：「君愛民必候，旨往糴，民不溝中瘠乎？」遂遣兩同知行，誠之曰：「若至極言，淮揚饑狀，米斗一金，令遠近聞之，糴財及半，運未還而大賈爭泛舟下江，市中斗米直百錢而已。後歲熟償庫國帑無損而民所全活以億萬計，有司請報湖蕩，蓮芡公駁還，固以例請，公曰：「例自人作，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且蓮芡或不時熟，一報部即為永額，後欲去之可得乎？」凡禁遊冶，驅優伶，倡伎嚴市肆，淫辭邪說之流行刊布者，禁有喪家無得火化及久停柩者，令下一歲報葬者。

三萬餘棺，五通神者，祠廟徧江南，巫射利誕妄，士女怵於禍福，奔走如鶩，公取其像投湖中，民始大駭，已而妖遂絕。廣立義倉社學，聚民講孝經小學，月吉讀，上諭律令，舊俗丕變，而或勸公以講學者，公謝曰：「吾知盡吾職，不知講學也。」又請為公立書院，公曰：「吾不講學，安用書院？」蓋公之學主於隨處體認天理，其要歸於自得，而外貌頽然不自矜飾，故人非久相識者，不知其嘗學道也。其學於蘇門也，師法姚江而不以先入之言為主，故於濂洛關閩之書尊信之尤篤，與夫世之標宗旨樹藩籬以自炫鬻者迥然異趣。唯其一本於誠而已，其樂閒靜甘淡泊天性也，居官不以絲毫擾於民，夏從質肆中易芋，帳自蔽，春野薺生，日採取啖之，脫粟羹豆與幕客對飯，下至臧獲皆怡然無怨也。

民間至以公姓為諧語謂之豆腐湯云蠲漕及地丁分年帶征以部費為名前後派銀四十餘萬布政司屢以為請且謂民樂輸公不可請之亟公怒將發其事吏叩頭謝久乃已及奏銷部核當罰俸特旨免之歲大計藩臬託治裝遷延無行意公曰明日不行行劾汝矣不得已遂空手入都而他部每郡縣坐勒索至三四千金不止公見屬吏必霽顏色告以君恩不可負民命不可殘懇懇如家人語故其下皆畏而愛之方整刷未竟會上諭吏部特授公禮部尚書管詹事府事至則命公坐講問路所由及地方利病公以鳳陽災對上遽遣官往賑尋充經筵講官總裁明史與會議上所以任公者甚至然公嫉惡過甚在吳時已有不便公所為者以為形己之

短而忌之而公亦以久勞簿領精耗神疲殿幄起居動見挾摘部覆革職者再降調者一翰林長掌院及詹事府公劾者皆一賴上寬仁曲全僅錫級而已公請養母求去不得又自惟奉職無狀久留不可闔門屏營席藁待罪上特宣入則涕泣叩頭請死上惻然為之動容未幾遷工部尚書方受事而病已不可為矣上遣御醫軫視疾稍閒奉命詣潞河勘楠木感風寒歸遂大困臨沒戒其子曰孟子言乍見孺子入井汝輩須養此真心令時時發見久之全體渾然可達天德若襲取於外終為鄉愿無益也復以聖恩未報母養未終為言挽子溥手以指畫草遺疏謝上五字遂瞑上聞遣學士多奇翁叔元奠茶酒命馳驛歸以尚書禮祭葬公忠孝廉潔出於天性

臨事制義充之學問。平時見為迂濶。而當幾磊磊立斷。馭下凜不可干。而所在務寬小過。撫吳時。行取縣令二人。於功令不當薦。部議駁還。上特破例用之。今都御史郭公秀。其一人也。蘓有高士徐枋。居西山四十年。不入城。公屏騶從。步行造門。枋終不肯出。公歎息而去。時議兩高之。其聞召將去吳也。百姓啼號罷市十餘日。投匭斂錢。謀叩閤不得。則老幼提攜奔送。自吳門至江北千里不絕於道。其沒也。無知不知皆哭曰。正人死矣。人謂公撫吳廉直似海忠介。而去其煩苛。精敏似周文襄。而加之方正。至其學問純粹。有體有用。蘊之而為道德。發之而為事業。而人猶惜其用之未盡。則有非二公之所得而與者矣。其家居室無廣廈。侍無姬媵。日以讀書養親為事。所著有洛學編二卷。

補睢州志二卷。詩文二百餘篇。公移條約十餘卷。藏於家。享年五十有九。元配馬氏。封恭人。子四人。溥。濬。沆。準。女三人。皆適士族。銘曰。惟湯於世。寬始祖。遇明之興。奮厥武。積功神電。衛百戶。孫襲千戶。其諱庠。自滌來遷。家睢陽。易守岷。衛祖烈光。六傳希范。趙城丞。子敏孫契。州諸生。三世棄武名。一經尚書生也。為國器。性耽典籍。弱不戲。學播仁種。耨以義。朝出蓬山。暮華陰。遺愛衍溢。留虔南。華山高。高貢水深。歸棲子舍。矢不出。再返玉堂。詎意必掌。帝絲綸。預機密。帝憂南顧。予汝賢。公出整頓。未兩年。民蒸俗熙。吏恪虔。帝曰。汝歸司教。曹夫彼己氏。豈同調。域含祖。伺術已巧。事有變遷。理則那。主恩前後。無偏頗。千載視此石。嗟峨。

兵部督補理事官前浙江道御史徐公神道碑代

本朝有名御史曰徐公越者其仕在先朝及今上康熙之十三四年間而人望之若前世人其僅遷一官以謝歸其里未久也而人想其言論風采以為非耳目所常得聞見是不可以無傳也蓋余伯兄大司寇嘗為之文以勒諸幽矣而嗣子覺復以墓道之碑既請於余者以余兄弟知之尤詳也敢不敬諾公字山琢存菴其別號望本太末世家白章明洪武中以軍籍徙淮安衛自曾祖某以上皆不仕祖某父某誥贈中大夫祖妣王氏杜氏妣楊氏王氏同贈淑人皆以公故公舉順治九年進士外艱服闋授行人司行人十七年御試擢浙江道御史移疾歸康熙六年補山東道御史出巡鹽河東還臺內陞仍在臺久之補

兵部督捕理事官旋請告遂不出公在臺最號敢言順治末年兩年中疏凡九上自康熙六年至十二年共五十疏而於治河事宜尤詳論治河疏先後凡十一上先帝時請不時召見大小臣聽令反覆指陳以備採擇且曰臣願皇上留徙死之刑以待巨奸大佞其櫻逆鱗者當稍示以優容寬好名之禁以礪中材下士其冒天功者則國有常典一時傳誦以為名言康熙七年駕將幸口外極陳地震之異乞勿輕動以順天意詔是也越四日又降旨褒因編諭羣臣自後事有缺失宜如前直言無隱朕不憚改更河南撫臣請急汝賑南諸郡部議以未報災不允公疏不早報災罪在有司百姓何辜而聽其茹糠咽皮坐填溝壑予奉旨責不具報者而令趣發賑如御史言諸

論川湖採取楠木累民論奸商大楮宜真重法論經筵不宜久撤論關差不宜多員論屯墾之兵宜早安緝論五城棲流所宜修葺皆得俞旨復因亢旱祈禱請寬逃人株連之罪則和氣自應事雖不行時論題之先是州縣兩稅開徵本以四月九月有請如舊制者部以國用未足為言至是公言聞各省預撥餉銀除足備一年外存留尚多此而不足直待何時始足乎請如舊便十年會淮揚水災上遣大臣行視公請於各州縣多分設米廠使貧民免守候之苦擁擠之患然後計日給一升每三日一放米以百日為率則一石之米可活一人百石之米即可活百人雖多至十萬人亦止費官廩十萬石耳使者與有司宜徧歷躬親勿急限還期勿預定米數疏入上大喜本不下閣

即命賑濟侍郎田逢吉酌行而并九年八月緩徵一疏特召面陳反覆數四天顏愈和公應對詳敏在廷無不瞻聳者既內陞加四品俸益自感奮十二年糾定南安女孔四貞其夫孫延齡與撫臣互訐方在對簿不宜許其入朝上曰此女太皇太后所愛對曰即公主干憲臣亦須糾上動容可其奏家居十二年唯屏跡讀書人稀得見面沒以二十六年十一月某日也年六十有八配李氏贈淑人繼任氏覺候選知縣女三人皆適士族孫四人曾孫一人以某月日卜葬於某原公居臺首尾七十餘疏而家本淮上目擊淮黃衝突居民昏墊漕道通塞之故其言尤多時有用不用然識者莫不謂然而以其不盡用為可惜銘曰黃入運河水緩沙滯天妃一閘以時啟閉公上書

言宜如舊制加之挑濬漕行其利公又上書言分黃導淮黃流漲過閘不受淮則衝齧高堰而高竇其突開支河地於黃家嘴弱黃分導淮不為暴公疏始上旨未及降桃源煙墩決三百丈河臣叫呼公悉其故自三年前河水北衝與南岸歲修五大險工幸不相逼而噤不請塞清河洲長裴口倒射今者之決理所必極言河北數州積尸浮漂民之了遺顛於為巢府帖旁午派夫採柳採柳一束糜三百錢派夫鵠面動集數千財殫民盡國何有焉官為採募於事實便次言歸仁隄宜修復滾水之壩季馴倡築具載成書臣所諳熟石鐵反椿於官取足明年七月三疏同日一請修高堰高堰之修係生靈百萬高堰一決河口必閉河口之閉海口必塞上潰下塞是謂無策內遷留臺復陳

河患夾沙黃流積淤成板河身岝齋民其阨危孰為議者
請開遙堤遙堤之設曠土則宜城郭接壤安用此為而
况民舍墳墓俱隳為今之計莫若大挑澗涇芒稻畚鍤之
勞勿惜勿遲黃淮滔滔上支弗治孰濬其尻臣昧死言以
備芻蕘自公之去孰言盈庭 天子曰吁疇即余工公今
既死誰復聞此吾書以告百爾君子

江南糧儲參議道前戶部右侍郎櫟園周公墓誌銘
公諱亮工字元亮別號櫟園 人先世有諱匡者仕宋

知江西撫州軍事因家焉其後三徙定居櫟下至公祖贈
鴻臚寺序班庭槐遊大梁而樂之復占籍開封鴻臚生子
文煒即公父國子監生任諸暨簿公中明崇禎十三年進
士授維令是時維被敵圍久公以一書生乘障親集鏃其
身城以不陷事聞行取授浙江道監察御史未幾京師破
順治二年 詔起公以御史招撫兩淮改兩淮鹽法道陞
海防兵備道遷福建按察使踰年陞布政司右布政尋轉
左首尾在閩八年其以按察駐節邵武也邵武在萬山中
嘯聚彌山谷城外烽火燭天公權宜治軍事募敢死士日
開門轉戰谿谷間多所擒獲夜則獨坐譙樓上仰天長嘯

賦詩高詠。衛士擊刁斗聲中。夜與相聞。事少間。建詩話樓。祀宋嚴滄浪其上。召邑諸生能詩者。日與倡和。境內益安。為右藩時。屢奉檄。歷署建南汀南漳泉諸道。皆數反側。人所顧。却不敢就。獨單車往來鋒鏑中。百方經畧。所至輒見紀。故自內召出境。及被劾還質。質竟傳逮。復入都。百姓皆扶老攜幼。頂香迎道。左爭奏酒食。勸盡觴。號哭聲。竟數百里。閩詩人高兆作四泣詩紀其事。初公以左副都御史。徵上章言閩事。報可。又密有所建。白頗摘扶用事者。驟擢戶部右侍郎。而聞者咋舌曰。禍始此矣。未幾督臣果飛章劾奏。詔赴閩勘。比到。前督已罷去。按察使與五司理會鞫。得其寃狀。列狀上中丞。時久旱。牘具雨大澍。民為作歌曰。東卷雨云。復逮下刑部。訊秋朝。審可疑。故事。獄上可疑

者。報聞即釋。而是時適傳恩赦。凡已論囚槩減等。公反以赦例當隨輩徙塞外。待春發遣。緣大行遺詔免。尋以僉事出任青州海防道。公生平喜為詩。凡按部所過山川風俗。及臨陳對敵。呼吸死生。居閒召客。燕飲談喁。吹彈六博。揄袂獻笑。無不以詩為遊戲。心營口授。史不給書。而頌繫前後數年所得詩尤多。方坐獄堂下。健卒掙獐立。銀鑪纍纍。呼晷聲如沸。手拳據地。顧伍伯乞紙筆作送客遊。大梁詩二十絕句。投筆起對簿。詩語皆驚人。素與黃山吳生善。吳從公獄中久。其為北雪詩序畧曰。記初冬。余與生夜坐。為詩。漏下數十刻。嗚嗚吟不止。或至心傷。則相對泣。嘗對卧薄板上。忽聯句。或兩人擁敗絮。從口吻中濕筆。露臂爭書。薄板躍起。短燭撲滅。一笑而止。其高致如此。按青逾年。

遷叅議江南督糧道復遭劾解職敢勤事解尋卒公材器
揮霍善經濟喜議論疾握齟拘文吏當大疑難判斷生殺
神氣安閒無不迎刃解者自筮仕即在兵間尋擢臺職益
欲以意氣自奮不幸遭亂歸才為時需十年之間晉歷卿
貳然時時與世牴牾庚戌再被論忽夜起徬徨取火盡燒
其生平所著述百餘卷曰使吾終身顛踣而不偶者此物
也辛亥冬某遇公西陵佛寺留飲拊几太息謂余曰吾與
子相見知無幾今我年六十子歸為我作怨老堂酌酒歌
而已怨老堂者公所居著書處也余渡江詩不果作然竊
歎公之才其轍軻歷落而老且衰於此視其中默默如不
自聊將遂已也循公之迹考公之志則古之大人君子其
身尊名立人望之若不可及而當其壯年逾邁俛仰身世

出處盛衰之故其皆有不自得者乎則夫世之辭富貴而
就貧賤寧獨善其身以置生民之休戚理亂於不顧至於
老死而不悔者彼亦誠有所激也嗚呼可以知公矣公好
獎與後進嘗寘一簿坐上與客言海內人才某某輒疏記
之諸所嘗經過雖深山穴處中物色無不到見少年能文
士綺辭隻韻立為延譽或數屏車騎過之老生貧交相依
如兄弟其為文及詩機杼必自己出語矜剝獲不蹈襲前
人一字劇鉢前濯而歸之大雅尤嗜繪事及古篆籀法每
天明盥漱出外舍從容談說古今圖史書畫方名彝器皆
條分節解盡其指趣客退則手一卷燈熒熒然至夜分歸
寢以為常元配馮淑人生子五在浚國學生考充官學教
習在延庠生在建在都在青皆國學生孫男女四人卒年

六十有一將以某月日葬於某原銘曰謂莫知耶為大司
農謂逢其時胡蹶而終詭嚮倂規滑稽乃容余不忍為奚
辭固窮烏石巍巍滔滔大江文蒸武施唯公之功公之德
威沆於數邦肆我文辭矻矻鉞聲萬派千枝於海朝宗如
賁待槌如懸待撞晚歷欽崎益放而洪誰其司之命彼祝
融悠悠我思蒼蒼彼穹北山之岬嗟櫟園公

山陰仲淵何公合葬墓誌銘

甲寅歲余與山陰何嘉延同客揚州郡署每言其先府君
御史公事輒嗚咽涕洟不止而是時去其府君之死已二
十餘年矣今年復會於金陵得見故人魏冰叔所為公傳
畧而嘉延亦自以所撰行狀遺余求銘當丙戌五月江上
師潰公棄官至剡之白峰自恨不及從仁則作詩投岬而
絕久之復甦為土人守之不得死隨逃入萬山中披蘿從
方外遊晝夜作苦猶自謂去人境不遠復瓢笠往來縉雲
義烏諸山與樵翁衲子侶行歌獨哭顛顛枯槁終至於一
死而後已推公之心蓋無一息不以生之可悲而得其死
之足樂也然公初嘗有志於用世矣其釋褐始令建平也
邑故無城郭前令興築之未就公曰是東南門戶也不可

以無完功。城之浹月而工罷。民不知役。歲久旱。大江以南。飛蝗食禾殆盡。獨無入建平界者。未幾以憂去。蝗遽入北鄉。於是民益以為神。補任高要。端溪受黜。桂諸流。夏潦屢為災。即躬巡堤圩。增卑培薄。而蓄洩以時。遠近反受其灌。溉清權關之假手。吏胥得上下其手者。掣視有定期。商無滯賄。官有裕課。蓋公之所欲見於政事者。方銳未已。此特其一二。不幸又丁父艱。歸隨遭亂。未得盡試。浙東事起。強以御史召。不得已就職。建白數萬言。或行或不行。而事勢已不可支矣。墮白峰。不死後。入陶介山。事山主雲藏禪師。舖糶不繼。隨衆樵汲。同事者皆為公難之。公曰。吾視出沒風濤間。瞬息生死者何如。而敢自言勞苦哉。自此遊益遠。入山益深。崎嶇壑塹。鹽醃并絕。所過皆留詩紀歲月。遇高

僧郭蓮峰。徵君李秘霞。喜之。結塵外之交。館留崇聖寺。菘床風雨。三人者相對嘿語終日。人不測其所以。居數月而病作。先是己丑四月。公謂李徵君曰。居此久。幸少安。顧此中常有戚戚者。行別子飛錫白雲之鄉耳。今留一緘。與家人。遲其來。則示之。至是病困。令出所緘書讀之曰。吾茹荼磨。勵齋志至此。忝厥所生。毀傷莫贖。於國為不忠。於家為不孝。死後切勿棺殮我。當暴野三日。以彰我不忠之罪。三日後火化入塔。不得耐葬先隴。以彰我不孝之罪。讀而竟絕。然其家仍以殯歸葬於會稽上竈之玉几山。以公本非出世者。從公之初志也。公娶商氏。大理卿為正子。中書維源次女。有婦德。所刻苦佐公吏。以成其廉。隱以就其節者。夫人之力居多。後公十三年卒。公諱宏仁。字仲淵。初中萬

歷乙卯科副榜。天啟改元，覃恩以貢士試吏部，得州守。不就。中庚午北京鄉試，丁丑成進士。六世祖詔，南京工部尚書高祖鎬，曾祖景，皆贈長蘆運使。祖繼高，江西參政。父光道，贈御史。而母贈孺人陶氏，禮部侍郎文簡公望齡之姊也。公性至孝，未遇時，事親^能先意承志，所求無不獲。人不知其貧，然知其能貴，而盡節於所事也。少不為俗學，所師友皆賢者。既習聞外家教，後劉公宗周講學里中，復執經其門。癸未進士，余公增遠者，字若水，志節士。亂後躬耕山中，自匿迹，不與人接。公之歸葬玉几山也，公子拜求其題主。余公即許諾。至期，以舟迎之，來不赴。頃之，自棹一小艇，徑詣墓側，取舊衣冠拜墓上。事訖下山，賓主不交一辭。主人使客延之，懇留飲食，則舟中已度粥一盂，羹菜一豆，取啜

畢，急解維去。會葬者百餘人，皆目送歎息，謂非公之賢，余公則不易得致也。子三人：嘉迪、嘉建、嘉延，俱守先志，不求仕。今存者嘉延，最賢，有文行。與余善。女三人：長陳，次駱，次魯，其適也。孫五人：思永、愈永、惠永、嘉迪、出恕永。出繼嘉建，亦嘉迪出。懋永、嘉延出。曾孫三人：經鈺、經銑、經鏐。銘曰：墮於崖不死，歸以息於此。嘿嘿乎誰與為徒，生棄厥家，披緇而髡，終返其室。有鏡於懸，孰鬱不宣。孰謁不虔，御史之阡。

低頭就席舍年已向暮髮童然矣然每試必與與輒報罷而君與訓導公俱先後需次為歲貢生薦於廷君遇康熙乙卯冊立 覃恩例授州同知非其志也亟請於部改教職歸盡焚其所為舉子文字而以其所學教其四子皆成立元配高氏孺人有賢行佐君督課諸子尤嚴常躬織紵至丙夜諸子請休不肯曰吾但聽爾曹讀書聲便可忘寢君初被貢後猶攜長子湛鄉試孺人典釵裝行無倦色曰吾於爾父子每放榜時心膽俱碎矣嗚呼國家制科三年即放進士至三四百人少亦不下百五十人而天下省試所錄士又無論以千計其間賢不肖雜擢冠未上頭一經未上○猥列賢書冠進賢以齒序於搢紳者何限而宿學碩儒砥行立名蹠踣而不得進終於襤衫席帽齋恨入棺

如吳氏一門祖孫父子夫婦之間至以涕洟相慰勉負老至死而不悔彼為之有司者果公與明非耶詎獨無人心耶夫自有道者視之窮通得喪彼在外者亦何與己事奈何當事者之曾不加意致使士沒齒有不平之歎也君享年七十三卒以康熙某年某月孺人後君幾年卒年八十年子四湛恩貢生候選訓導沆邑增生先沒泓瀚俱歲貢生合葬君於某原以丁丑年某月日銘曰人言科舉有礙於學或言學政有益於科舉兩者得失孰為細鉅孰營營於斯而能以兼取愚公之山三世以之子子孫孫山畏而移沆湛泓瀚角立巍巍有美封壤草茂泉滋魄歸勿遲必大其筮

激不阿、惟事之宜如古所稱名諫臣、以是悔吾向之以詩
期君者、尚未足以盡君之能事、而君之好詩也亦愈甚、益
工、自京師士大夫上舍名宿、遠方遊士、以詩請謁者、君與
之辨疑、送難、獻酬、竟日無倦容、經其指授、皆家法、雖天
子亦聞之時、對侍官稱其才、僉以君當得大用、使其聲施
煜然、然不幸以死、故聚而哭君者、歷時有餘哀、是不足以
見君之賢矣乎、君初筮仕、當得推官、後例改為縣、始至潛
江、親履畝、定賦、杜豪強、侵占、葺長堤、柱漢水、決壘、建傳經
書院、築詩臺、興起、逢掖、以禮讓、值寅卯、方事之殷、縣居孔
道、征調、蠶牛、君糗糧、芻芟、無所缺、臺司倚毗、民忘其勞、既
為言官、復疏湖北隄工、協濟之害、令荆郢分界、治堤、絕委
卸、而專考成、得旨、報可、已改戶部掌印、典試、粵東、還過

南海花山、建議於其地、設縣治、奪盜淵藪、旨、又報可、君
之盡心於所職、雖去不忘其民、雖其暫時經歷之地、猶欲
為國家計、久遠如是、然君當試事之竣也、邀屈山人大均、
登羅浮極頂、訪白鶴遺址、蘓子瞻故居、還泊彭蠡、躡匡廬、
眺望五老峰下、久之乃去、皆有詩數十首、紀其事、其意方
自快、極耳目所未經、有飄然遺脫塵埃之想、而視世之一
切、建功立名者、若不足為君、又自言吾所居芝川舊廬、中
條當其前、龍門太史公祠踞其左、山水奇勝、嘗日讀書其
下、及為縣、案牘倥傯、呻嗶不廢、以此記誦、日益夥、而恒苦
於無所自得、夫詩小道耳、不足事、吾行謀告歸、先人之教
廬、益陳書而觀之、以求古聖賢之用心、而致力焉、庶幾將
有得於己也、其未寢疾前一月、猶秉燭為余言如此、今君

既不幸以死。則夫世之所交口稱君者。舉非君之志。而君志之所欲為。一旦奄棄於不及為者。又孰傳而孰信之哉。此余之所以尤悲。徒致歎於天者之無可如何而已矣。君儀觀豐碩。胸中廓然無滯吝。與人交。披露軒豁。既貴二十餘年。兄弟尚未析爨。明經君每言及。必涕雨下。則其生平友愛可知也。父圖南。誥封文林郎。母康氏。封孺人。娶范氏。繼張氏。皆封孺人。子鳴。側室崔氏出。君前年自嶺南歸。喪其七歲子儵。以此積傷致損。而鳴今纔五歲。君沒年亦止五十有一。則造物者之於君。誠有不可得而知者矣。

祭慎詒馮公文

嗚呼。勞者易歌。悲者易傷。我胡不樂來登此堂。蓋嘗俛仰先世。撫茲存沒。而不覺百端交集之茫茫。自公未仕州里。徜徉及我。先君一詠一觴。公之元配。實我自出。既姻婭之洽。比况宅居之相望。逮公綰綬山左。鼓蠲衡湘。佐軍金陵。令譽颺揚。遠迹翁趙。越軌龔黃。雖羈身乎纓紱。益係思乎江鄉。夜忽夢兮。吾父來翔。起謂夫人。厥夢何祥。是想所成。亦維其常。詰旦謁入。有客曰姜。喜不暇展。顛倒衣裳。先君既盤桓累日。而徐謂公曰。吾倦遊歷年。而老且衰矣。而視子之鬢。亦已蒼蒼。盍不早遂。子初服。復相與嬉笑。醉歌於闕湖之旁。公聞嘆息。至久不忘。逮先君無祿千里。致弔瑣述。厥事悽愴。真章自是之後。再遷姑孰。遂未久而解組。而

江干父老徒思遺愛於甘棠某方哀陟喆之無從猶幸日
周旋几杖於吾公之側兮庶幾先人之未亡何圖夙疾寒
星殞芒此非徒為時勢而悲悼而俯念私情益不禁淚流
之浪浪哀哀良嗣一殤充腸惟古制禮毀戒滅性况晨殮
而夕膳幸太夫人之既壽而且康小人有母負米四方值
公始斂戒途倉皇懼助紼之無期聊敬奠乎椒漿尚饗

書嵇叔夜傳後

鐘會言於司馬昭曰嵇叔夜卧龍也不可起公無憂天下
但以康為慮耳叔夜性烈而才雋意遠而思疎幽棲養性
似無足當天下之慮者然當時典午之勢已成中外在事
之人莫非其黨獨叔夜土木形骸不自藻飾而人以為龍
章鳳姿傲然有不可羈束之氣此司馬之所大懼也王莽
先殺鮑宣而後西漢以亡曹操先殺孔文舉而後東漢以
亡司馬昭先殺嵇叔夜而後魏亡此三人者皆忠正豪邁
瑰傑之士也故必三人去而後天下隨之會之誣康以通
母邱儉則康之不附晉明矣或謂數人雖在其莽操懿之
奸何不知數人之力雖不足以止奸而有以攝奸人之魄
而折其謀者氣也猛虎在山藜藿為之不採况于國之有

賢者哉不然張禹孔光楊彪何曾之徒彼固儼然處三公之位非不尊顯也而奸人者方頤指而氣使之不啻若奴隸然其氣先靡耳阮籍受司馬之保護至為其勸進之文而康以疑被殺籍敗壞名教為禮法之士所深嫉而康終身無言之失故嵇阮並稱而阮不及嵇遠矣

書左雄察舉議後

議諸生守家法
文吏試箋奏

按古者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六德六行之外必益之以六藝而族閭之師與黨正書之州長攷之及其在學也則又有中年比年考校之法當此之時固無德行_事之民而目不知書者矣故至於司馬論辨可無於語言文字之間也後世師儒之教不明雖行閭族黨不學牆面者往往而是以如是之人一旦舉以臨民授之以政即欲不以文墨試之得乎益自選舉與學校不復相為首尾而一切關防刻薄之事起雖明知法益煩弊益生士風亦日益壞然其勢顧有不得不極於此者魏黃初中三輔議舉孝廉不復限以試經司徒華歆憂其學業從此而廢至唐貞觀時汗鄴諸州所舉孝廉問以皇王政術曾參考經並不能答宋

太祖開寶九年。漢州薦孝悌者二百七十人。召問於講武殿。率不如詔。猶稱素能習武。試以騎射。則顛仆失次。太祖欲使隸兵籍。皆號求免。不試而舉。弊遂至此。故後世無論賢良文學孝弟力田諸科。一槩試之以文墨之事。亦其勢然也。及其甚也。則魏科厚秩。皆取決於方寸之紙。而竟不問其立身之本末矣。是其末流之弊。愈失而愈遠。以至於無可如何者也。夫有志於斯世者。其必復古。族閭州黨之法。而後可以行鄉舉里選之事歟。

友說贈計子甫草

昔者士有誨友。荀卿曰。庸衆駑散。則劫之以師友。友者所以濟師之道之所不及也。中庸論達道五。顧言朋友不及師弟。蓋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人生之四者。固有難言者矣。夫師者。其為分甚尊。而其為勢則甚踈。言人之所難言者。莫甚尊之。與甚踈。皆有所不可者也。然則孰為其綢繆之使。無失彌縫之使。無間耶。此朋友之事也。古之取友。有以勢利相膠漆者。有取其緩急相調恤者。有誓生死患難。不相背負者。勢利之交。無論已。緩急相調恤。死生患難。不背負。此謂意氣之感激。則有之。差異於世之面媧煦而背論訛者耳。以語於道義。則未也。古道義之交。以贈言。不以財賄。以性命。不以然諾。以過相規箴。不以名相標榜。衆之所

賤吾貴焉不以形迹嫌也衆之所棄吾取焉不以獨行疑也。要之期攀依以同至於道斯已矣。夫攀依以同至於道者非吾友其誰望耶。昔者仲尼沒而七十子之徒自以其聞於師者相友教。曾子數子夏三失卜子投杖謝過子貢乘軒而過原憲聞貧病之譏則逡巡失色以退。若論語載記家語中所雜載弟子辨難語大抵皆足以發明聖人微言大義。至今學者人知尊君親上以不至蔑禮犯分毀詩書滅仁義彝倫不至盡數清議不至盡泯者。此雖聖人之教以然亦其徒相與提攜之加也。由是觀之則師之道得友而益彰信矣。今世小生俗學甫離襁姆違其父兄之教則以奔逐聲勢為交遊以背公向私為任俠以一唱百和無所可否為同志。合道指道學為迂闊。尊廉潔為無用。士

苟習是數者世俗皆謂之曰能而自君子視之乃所謂市交也。市交之日聞古道之不作則業孰與進德孰與講業無與進則邪者比德無與講則過益積。齒於君父之間恣睢於禮法之外然且率天下而爭鬻於是則人類幾何其不盡滅矣。僕藏此意久顧無足發者計子甫草善為文與僕交最厚其遠出乎流俗而不底乎道義不止也。今天下無不籍籍計子名乃不以僕之拙訥顛蹶為可鄙而特以為今之人無志於古人者能志於古人者必其能為古人之文者也。故每一文成則必俯以示僕僕時有所指摘疵類輒喜發於頰即力稱善無所短長則必愠曰是得毋徇我乎。夫文章小技易為也計子之於文可謂成矣然猶不敢自是惟不得聞其失是懼况事固有大于此者其

肯以苟且從事乎。吾知計子之取於友者為異乎。今之所
取於友者矣。雖然。計子則何有於是焉。夫惟君之自視也
重。故其望於友也益切。其望於友也切。則其施於人也
勿然者乎。若僕固所謂庸衆駑散而文與行之無足採者
也。辱君之交。冀以有成。君盍以其自為之餘。為僕所以勉
進於道者。作友說以贈。



